

翁锡辉翻译印尼小说和战斗歌曲2

语班,并担任班长。让他学习印尼语也许是巧合,也许是有意为之,毕竟他在印尼也生活了10年,使他有着一一种深深的感情。

那时候,中国和印尼关系很好,两国来往很多,这让还在读书的他,就参加翻译工作。这些难得的实践机会,又进一步提高他的业务水平。

1952年,他所在的东语系转到了北京



大学,他因此也来到了祖国的首都,这一年的国庆节,他和同学参加了国庆游行,在经过天安门城楼时,看到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时,禁不住高呼口号,直到声音嘶哑,这也是他一辈F难以忘记的幸福时刻。

给朱德邓小平当翻译

秋去春来,他的命运与这个国家一起



跌宕起伏。他曾在《人民画报》社、民中国》杂志社、国家图出版社工作过,还为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做过译,担任过外国访问团的译。工作的岗位有时在天门

改变的是,他有一颗爱国的心,一颗热爱事业的心,一颗关爱他人的心,一颗深爱家乡的心。

他有一面书橱是一位印尼专家送给他的,在里面装着一直跟随他的书籍,有他翻*的印尼短篇小说僵拉比山的红勘,翻译印尼女作家吉娅短篇小说集《荒坳,有他翻译的歌曲刊载在《界人民歌曲集》和《印度尼西亚歌曲集》。看着这面,他觉得自己富有,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富有。家里一张小的打字桌,也是外国专家送的。当时全家从北京下放到甘肃,这书橱和打字桌就是我们唯一的私有财产,其实在我们结婚时它们也是我们家里唯一的摆设,因此我们对它们都有一种怀念。

人生弧线

人生有时是偶然,但也许是必然。

在西北居住9年

让他马不停蹄,最让他高兴的事,他为龙岩翁家编撰了族谱。

突然有一天,他倒下了,那年他83岁。

在他走后的一段时间里,我每天都在想他,追忆着50多年来我们度过的日日夜夜。往事很多,让我悴然心动的是在北京的一天。那天,他穿着一件呢大衣,戴着一顶毛皮帽走进我家,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,虽然没有仔细看他,但感觉他是

个好人,一个有着爱心的好,一个值得我托付终身人。他为自己写了一本自传,书的结尾处,他提出让自己的骨灰撒到大海。

而我,想让他等着我,一走向大海。

(杨桂茹/口述 林小宇/撰文)(原载2015年10月8日《福建侨报》)

